



美人

台湾辛紫眉新作

江山风光无限好
少了美人亦若荒凉大漠

第一章

“颜轩，弟兄们都聚齐了。”

“嗯。”严谨却带些微慵懒地应了声，皇甫毅轩犀利有神的视线没有半丝放松地审视着周遭的环境。

一如在他手背上挺立傲视着四周的那人猛鹰黑老大。

“毅轩？”戚胜刚又上前一步问。

轻吁了声，皇甫毅轩回头望了身后一眼，简洁有力地下了道回京的命令：

“今几个大伙儿也累了，你们先回去吧。”

没有一丝混乱嘈杂的声音，这支皇甫毅轩麾下的锦衣卫中最精良的部伍在一刻钟之内，数十人皆训练有素地全消失无踪。

刹那间，整座崖坡边只留下皇甫毅轩及他最要好的朋友戚胜刚。

而此刻戚胜刚正不言不语警戒地站在皇甫毅轩的左侧后方两步远处，一双这会儿已几与皇甫毅轩相同的冷冽凌厉眼眸定定地落在皇甫毅轩脸上。

“又怎么啦？这一、两天净见你在嘘长叹短的，是大熊出了什么事吗？”戚胜刚关切地问。

“谁知道那家伙在搞什么鬼，那么久了，也没再捎个什么消息过来，真是让人想不透他究竟是碰到了什么鬼事情。”皇甫毅轩怒声说着，但脸上担忧的神色却是怎么也掩不住。

“要不要我走一趟？”戚胜刚好心地提供着帮助。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抽得开身吗？”皇甫毅轩睨了他一眼。

“这倒也是，可是大熊那儿……”

• 又是轻叹一声，皇甫毅轩身形稍动没再吭气，他的眉头自这次任务一开始就已经是浓眉深锁得令人望之生畏。

并非此行的行动有误或是失败，只因那代他回江苏一趟交付交册给当地知府的熊靖之在捎来一封短柬后就音讯全无，而那短柬上只有寥寥数语……

任务达成，静闻喜讯。

让他自接到熊靖之传回来的讯息后，心里便一再地盘旋着一个挥不去的问号。

嘉讯？大熊会打哪儿来个那么莫名其妙的喜讯？若

真是喜讯，为何又没个下文？

蓦地刮起的一阵狂风袭近身侧，逼使得皇甫毅轩胯下所参骑的全身黑毛纯净光滑的爱马“狂神”不禁地移了一小步，皇甫毅轩被那风袭上面颊，使他猛地一个回神，回着望着唯一留在他身旁的人。

戚胜刚还是表情纳闷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盯着他瞧。

“胜刚，我们回去吧。”

“你总算是想回去了。”嘲弄地看了他一眼，戚胜刚打趣地说，“怎么，决定不再继续当个山崖边的大柱子了？”

“大柱子？！听你话中的意思，似乎有那么一点埋怨……”

皇甫毅轩的话还在空中回荡，就见停栖在他手背上的猛鹰黑老人突然间猛地往上一拔扬，展开足足有数尺宽的宏伟坡膀，长啸一声，高飞盘旋在悬崖边上方，须臾后，便俯首疾卫下崖谷。

收头修然松紧数回，皇甫毅轩只一个眼神，示意的先已心急地预备策马接近崖边的戚胜刚按兵不动。

“应是黑老大瞧见了什么，无碍。”皇甫毅轩淡淡地说着。

果然，不出几分钟，先是听见碧朗晴空传来尖锐

破空的一声长啸，接着就出现了那只大鹰黑老大的身影。

它双爪下稳地夹了个物品，硕大的身影直直地飞回停驻在皇甫毅轩往半空一伸的有力腕上。

皇甫毅轩眼明手快的单手将它冲下崖所带回来的物品接个正着。

是个红颜衬底以亮眼黄彩绘制数条龙纹图形的过来！

纳闷地看了眼竟然也偏着头，仿佛在瞧着他下一步行动的那双犀利鹰眼，皇甫毅轩眼中精光一闪，手一扬，将手中的壶又给扔了出去。

又是一声长啸，黑老大迅速地又冲飞出去，在半空中就将那被皇甫毅轩所掷扔出去呈抛线掉落的龙壶给攫住，再一次将那壶带回皇甫毅轩的眼前，在翅膀收伏整齐时，它又蓦地朝皇甫毅轩低啸一声。

似乎是在数落着他的没眼光。

略带无奈地侧过身，皇甫毅轩想将那壶顺手交给身旁的戚胜刚，但戚胜刚的手才刚迎了上来，黑老大朝着他就是几声尖锐刺耳的低啸，仿佛不准他接过皇甫毅轩手中的过来似的。

不管它听不听得懂，戚胜刚只一怔，就略带取笑地说：“看来黑老大是执意要你亲自保管这壶。”

轻笑一声，皇甫毅轩双眼微眯地凝视着那壶，心中的不解浮了起来。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壶，虽然壶上龙形绘得是挺不错的，但是……”他的眼光又不由得看向那双鹰眼。

那大鹰的利眼似乎是带着固执的要他留着他壶。

手肘一弯，将鹰移放在自己肩头，皇甫毅轩两手捧着那壶，眼神专注的射向那壶面，冷不防的有一抹心颤袭过胸口。

“毅轩?!”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戚胜刚忽然开口唤了他一声，粗犷却相貌不俗的脸上有着奇怪不解的疑惑。

没有回着望着他，皇甫毅轩只是迳自盯着那壶，但口气平缓的说：

“胜刚，今儿个累了你了，你先回去吧，我随后就到。”

虽然脸上有着不解，但戚胜刚仍是点了头，“好吧，我先走了，你自己要小心些。”微一拉马，他便往先前同伴们消失的方向骑去。

只留皇甫毅轩孤骑立在那崖侧。

而此刻，见主人没有去触碰那壶的黑老大忽然地又扬啸了一声，在他的肩上移动了下。

心中一动，皇甫毅轩伸手轻轻地掀开那龙形壶顶的

盖子，只闻一缕淡淡的幽香隐约混着空旷青天的气息竟扑鼻而至，他深深的吸了口气，将壶拿到眼前，自壶里溢出了几滴水，而满壶里都是透明、冰凉诱人的清水，引起了他心中阵阵的渴意。

不加思索的，皇甫毅轩以辱就壶，大大地饮了一口水。

入口的除了那水的清凉味外，似乎又多了些什么，有点甜、有点香，还有点咸咸的味道。

奇怪的再看了眼壶里，顺手将壶绑在狂神的马鞍边，嘴里轻轻吆喝一声，脚下微一使力踢了下狂神，皇甫毅轩奔向了回家的路。

将狂神与黑老大交与下人照顾后，皇甫毅轩提着龙形壶直接穿过廊际的绿坪，走进书房。

顺手将壶搁在那张吓死人大书桌，他将身上的佩剑解了下来，望见下人还没有将柜子上的檀香木烧燃，他便捻燃了油灯灯蕊将盘中的檀香木烧燃，不消半刻，缕缕由淡渐浓的檀香逐渐充斥了整座书房。

回过身见到桌上那个方才带回来的壶，皇甫毅轩想了想，便将它也给拿到柜子上，就近搁在檀香木盘的旁边。

皇甫毅轩走到椅子前还没有坐下，一个莽撞的身影

就突然闯了进来。

来人一见到大书桌站立的皇甫毅轩，两眼顿时瞪得死大，怪异的努了努鼻子，诧然闯到了那袭来的檀香味，再见到那已经被点燃的一盘檀香，他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脚一软，身子就朝着已坐在桌后的皇甫毅轩跪了下来。

“大人，小的不知道您今儿个那么就回来了，所以……”祥仁一脸惊恐地说，他快被他自己这个一时疏忽忽给吓呆了。

没有人会料到一向晚归的皇甫毅轩这天怎么会那么反常的早早就回府来了，害他都来不及将那每日一定得点燃的檀香木给先燃起来，瞧这室内的香味，铁定是皇甫大人亲自动的，这……可怎么办才好？！

只略为抬眼望了那惶恐不已的祥仁，皇甫毅轩淡淡地说：“祥仁，没关系，如果没别的事，你可以下去了。”说完，他面无表情的继续将桌上的纸册摊开。

祥仁想动，但又不是很确定的再望着那已经没将注意力投向他的皇甫毅轩，期期艾艾的说：

“大人，我……”

“嗯？”

“板着一张微透着戾气的脸，皇甫毅轩静静地盯着他，心中没有半丝的不耐，但是看在宅子里一向警畏透

了夫人的祥仁眼里，就好像他正行走在危险的钢丝上般的令人胆战心寒。

望着主人投向他的静默眼神，祥仁心里一个颤抖，连话音都显现出抖音来了，“我……大人，小的今儿个还没有将您的桌面给擦度鞍，小的……”他有些结巴地说。

“哦，明天再擦吧。”随口应了应，皇甫毅轩便又不再理会祥仁。

其实，府中的所有下人没有人曾见过皇甫毅轩大怕对谁吼骂过，虽然他总是面无表情，但也很少见他真的责难过哪个下人，而且他根本不用提高嗓门，连开个口骂几声都不用，只要他将双眉一挑，那对眼眸中的冷意就会令所有的人为之丧胆不已。

松了口气，祥仁悄悄拭去自额头冒出来的冷汗，轻轻地应了声，他尽量轻着声音走了出去，将门给轻声掩上。

天色渐渐地自亮转向了沉暗……

专注地处理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册，当祥仁又站在书房门外轻敲着门时，皇甫毅轩才将有些疲累的眼睛抬了起来，微皱着眉，他定定地看着轻手轻脚将门稍微推了开些，正站门外的祥仁。

“大人，开饭了。”祥仁在门外提高了些嗓子说。

皇甫毅轩惊讶的眼神这才注意到天色不知何时已经全暗了下来，而他因为书侧的油灯以致还浑然不觉呢。

点点头，他示意祥仁退下，将手中处理完丝的文册给放回桌面的一角，站了起身，正要走出门时，他发现到一个异样。

若非他眼花了，方才那龙形壶可真是有晃了一晃？

静无人声的书房内，缕缕的檀香缭绕盈满堂，日出了又落，深深的夜里，月娘也被那炽烈的朝阳请去休息了。

又是一个充满檀香的夜，日子又消逝了无数个时辰……

谨慎地伸出手来动了动，巫束敏的脑神经蓦地抖了一下。

真的有活动人间了耶！她再贪心的将手自头顶探了出去，然后尽其所能的挥动着……

老天爷！顾不了什么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念头，她猛地一个使劲，整个身子像缕轻烟似的就自那壶口逸了出来，然后慢慢的……滚到了这个空间庞大的书房一角，直至跌撞在墙壁上才止住了滚势。

她无力的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该死的！”眉紧频，巫束敏生气地骂了句，一双发

着火的漂亮眼眸瞪着那那不听使唤的四肢。

好不容易有机会被人自那浪波飘荡得她头都快晕死了的溪流里给捡了回来，又那么好死不死的给搁在檀香盘的旁边，让那檀香给熏了三个夜晚，熏得她都头晕脑胀的茫茫然不知所以，就这么阴错阳差的给解了玉蒂下在她身上的咒语，但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的手脚竟然闹罢工?!

“老天爷，你整我整得还不够吗？现在还想废了我的手脚?!”

巫束敏的一双手脚学有整个身体因被困在壶里太久了，都已经麻掉了。

长长的叹一口气，她认命的努力活动着身体各处的筋骨，身子仍紧倚在墙边，专心贯注的让她的血液能重新畅流无阻。

在明灭不定的油灯燃照中，她的脸色自白泊渐开始红润了起来，笑意也慢慢自唇角蔓延到脸颊。

眼里含着晶莹剔透的泪水，她悸动不已的紧盯着自己的一双修长圆滑的手，不住地伸伸合合又这么捏捏那么扯扯的，然后猛地站起身，在一阵袭脑的晕眩中，她将双眼紧紧的闭上，待那阵金星自头顶淡散后，她才欣喜若狂的又睁开了眼，心中第一个想法就是……

爹爹他们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巫束敏这又注意到她所处的环境。

哇——特大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是较平常人家的大一号，从椅子到书柜，连门都比一般人家的大门还要大上一些。

瞧瞧，那油灯的体型都比她以往所见的还要肥壮！

油灯正燃着！看这样子，刚刚有人在这里待过。

纳闷的脑子想着，她不由自主的凑到桌边仔细的研究着提供她肖晚的油灯，然后视线投射在桌上有份被摊开的文册。

上头勾勾弯弯的写了好多她不怎么瞧得懂的蚯蚓字体，好不容易她才终于瞧清楚了其中几个字。

“真恨爹爹在我教念书时不专心，现在连几个蚯蚓字都认不了几个！”她低责着自己，但还是很用心的去研究那文册上的字。

“……请指挥准许……”

“对！八成就是这几个字。”她晃头晃脑的自言自语，在见到放在书桌脾笔砚时，忍不住的一时手痒，她将搁在桌上的毛笔拿起，心中一阵激动。

瞧，她真的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连举支笔都是那

么的轻松自在。

心头一个松意，巫束敏不觉意气风发地将笔尖给放进砚里，沾浸了满满的墨汗，骄傲且迅速的在那书状上头提了个。

“准”!!

一个斗大丑不拉几的字给呈现在那书状上，巫束敏敏不由得更为高兴。

“字不漂亮又有什么关系，像爹爹说的，只要看得懂就好了，我又不是要去考状元。”看着实在是不怎么赏心悦目的字迹，她很心安的自脑海中提出父亲巫士常安慰她的话来勉励自己。

手一翻，拿起了另一个盖着的书状将它掀了开来，瞧也不瞧的又在上头写了个比先前写的那个更大的一个“准”字，然后喜悦莫名的掀开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

当皇甫毅轩边对他身旁的戚胜刚说着他的决定，边气势万钧的推开书房的门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让他恼火的画面。

一个穿着红罗长裙，一面貌较好且清雅动人的柔媚女子正杵在书桌畔，脸上已经沾染东一块、西一点的黑

色墨汁，手中挥洒着他最钟爱的狼豪毛笔，不时地停了下来在桌上被摊开的纸上写个字，辱际边还随着笔顿、笔行而发出阵阵的娇笑。

而她的脸上的表情是……娇憨喜悦且万分得意。

足足花了一秒钟，满头雾水的皇甫毅轩这才知道她在那里翻掀批写的东西是他搁在那儿的——书状？！

“该死的。”皇甫毅轩咆哮一声，整个书房都震了一下。

而巫束敏也被吓到了，一双荧荧晶亮的眸子倏地望向声音的来源。

她怒猛地冲上了胸口，皇甫毅轩抬起他又壮又长的腿跨着大步迈了进去，一刻也不停地走到她的身边，不敢置信的眼神望着她笔下才刚完成的那个“准”字。

那个人眼刺目的字迹斗大又清晰地落在书状的正中央，而那份书状是前两天下属呈上来，要求再加盖府中的房舍而被他搁在一旁，准备过两天再驳回的文件。

被这个突发情景给愣住的巫束敏发怔的举着笔，有些怕、有些心虚地看着怒气冲天进来的高个儿男人。

“呃……”她想解释，但脑子却是空白一片。

而皇甫毅轩根本就没打算听她的解释，一冲到桌边手中就不停歇地翻着另几份杂乱的被叠在一旁的书状，脸色随着翻动的书状上头所标示的字而愈阴沉地显铁，

因为那些书状全都是所求太过奢华与不务切实，所以才
会被他给搁置在那儿，预备过些天将它们全都给退回去
的。

却不料全都给这个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女人给批
了个“准”字！

见她提着笔的纤纤玉手还扬在半空中，脸色也没有
好看到哪儿，大概是被他突然的出现与脸上的怒气所震
慑住，皇甫毅轩猛地攫住她提着笔的手，愤怒的凝视
着，语气森冷地说：

“你是谁？闯进我的书房来有何目的？”

“我……”

眼睛凸得像铜铃那么大，巫束敏被他这个迅速又结
实的捕捉给吓住了。

见她老半天只是张口结舌的说了个我字，皇甫毅轩
捺住怒火地又问着：“是谁放你进来的？”

先是皱眉，然后是摇了摇头，巫束敏的脑子被眼前
这个男人的逼供给搞混了，她一向是最崇尚和平，而且
最讨厌人家动手动脚、粗声恶气的了，眼前这个男人不
但全都犯上了她的禁忌，偏偏又长得那么高那么壮、棱
线分明的脸庞又刚又硬得找不到半丝柔意，神色更是剽
悍得吓人。

“没有人放我进来的。”巫束敏小声地说，不说实话

也不行，因为她找不到半个人可以栽贼。

但是她小心翼翼的眼神在勇敢的投向他身后是忍不住地低押了一口气，心中更感到无助了。

他身后的那个男人虽然神色没他那么冷硬，可也是板着脸没有一丝想解救她的样子。

巫束敏真的开始觉得死神找上她了，两个壮汉还有两只找不到热源的眸子，再加上绷得死紧的两张没有表情的脸，该死的马玉蒂这次害她陷害得真高招，她这回铁死定了。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见她的眼睛悄悄地红起来像个小兔子似的，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皇甫毅轩又咆哮了起来。

这个男的怎么讲起话来像打雷一样，给他这么一吓，她就算记得也会被他吓得全都给忘光了，巫束敏紧抿着嘴不敢吭声，只是粉脸刷青的又摇了摇头。

屋子里虽然只有两个人照理来说应该很好对付，但这两人全都长得人高马大，壮得像牛似的。

长相很有个性的蛮牛！

她嘴里开始无声念着窜进脑子里的移身咒语，她现在想救自己一一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

闪进这个眼神慑人的男人眼前。

法术渐渐施展，巫束敏恐怖地发现到她自已仍分毫

未动的还站在原地。

这怎么可能?! 她的法术不可能菜到这里程度啊? 在家里使法会失败的只有小妹巫束娟哪, 她纵给比不上另一个妹妹菱菱, 但也可以算是百发九十九中啊?

但事实摆在眼前, 她真的连一公分都没有移动过!

难道这个屋子里有……她惊惶得四处张望, 想找寻那让她施法失败的阻力。

“你闯入我书房的用意何在?”

一声微带暴怒的声音拉回了巫束敏的注意力, 她重新将视线到这个捉住她的手不放的男人脸上。

这家伙看起来还挺有分量的嘛! 不光指他的体型, 单看他身上那股霸气与脸上那遮掩不住的心高气傲神色, 就看得出来他来头不小令人不敢瞧轻。

而且他还说这间宽敞得吓人的书房是他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巫束敏语气怯生生, 满脸无辜地说。

任她想破了脑袋瓜子, 她也不知道是谁将禁锢她的壶给放到这里来的, 更不用提是如何进来的, 这个男人的问题对她而言简直就是强人所难的困难。

而且, 他是白痴呀, 既然创这间屋子的主人, 那怎么会被她被人带回来放在里头他都不知道?

还要逼问她?! 这太过分了。